

律吕神祠的时光秘语

本报记者 王东蕾



“闰余成岁，律吕调阳。”“律吕”二字源自中国古代乐律学，是一个既抽象又蕴含宇宙秩序的文化概念。山西大同浑源县的一座寺庙便以“律吕”二字命名，体现出古人绝佳的哲学思想。《相遇大同》这一期走进这座名为“律吕神祠”的建筑，探秘有关宇宙、信仰与艺术的深邃密码。

律吕神祠坐落于浑源县神溪村一片开阔的湿地之畔，巨大的孤石之上。整体建筑群为坐北朝南的二进院落，布局严谨，主次分明。建筑本体历经明清修缮，结构稳定。主要建筑为山门、影壁、钟鼓楼、主殿、后殿及其配殿。

阳者为律，阴者为吕。“律吕”是古代十二律的统称，相当于现代音乐中的音阶。将一个八度音程分为十二个不完全相等的半音，其中单数的六个称“六律”，双数的六个称“六吕”，合称“律吕”。在中国传统思维中，音乐之律吕与历法节气相通，而节气则关乎风雨霜雪、农事丰收。于是，“律吕”便从音乐的维度，跨越至自然节律的调控，成为这座水神祠的名字。所以，律吕神祠本质上是一座融合了天文、律法、水利与农事

的神祠，它比单纯的寺庙，承载了更为丰富的文化内涵。

从山门进入，步入祠院。经过影壁、钟鼓楼，最终抵达高台上的大殿。大殿主体，外观古朴厚重，屋顶舒缓，斗拱用材较大，出檐深远，展现出元代建筑豪放、实用的风格，现为珍贵的元代木构遗存。和永安禅寺的大殿相同，殿内采用了“减柱造”手法。寻常三开间的殿堂，本需四根内柱支撑，而元代工匠以惊人的力学智慧与艺术胆魄，抽去其中一根，仅用三柱便稳稳托起了整个屋架。这一“减”，不仅是一项高超的技术成就，更是一种空间哲学的实践。它消除了视觉的阻隔，让殿内显得异常开阔、通透，为环绕四壁的恢弘叙事——壁画，铺展出了完美的舞台。

“律吕”二字，从乐律到历法，从哲学到信仰，最终凝固于一座建筑之上。而这座建筑在四季轮回中，静静地守护着“天人合一”的古老密码。它不仅是元代木构的实物例证，更寄托了古人对美好生活期盼与向往。关于其建造之密码、壁画之精美我们下期继续探秘。

老体育馆的静默新生

历史的前行总会带来重心的转移。2010年后，随着大同“一轴双城”发展战略的深化，城市建设的重心东移。御东新区拔地而起，更宏大、更现代化的体育中心承接了举办大型赛事与演出的功能。老体育馆，不可避免地褪去了光环，一度甚至面临“荒废”的传闻。

但真正的生命力，往往在喧嚣落尽后显现。老体育馆并未走向寂灭，现在仍然发挥着它的作用。2011年，大同市体育馆更名为大同市武术网球项目训练中心，名称的变更，标志着其核心职能从“展示”转向了“培育”。如今，走进体育馆内，昔日的比赛大厅依然开阔，但场上的不再只是竞技明星，更多的是本市武术套路、散打和网球项目的运动员，还有各个机关单位

工会组织的团体活动。这里成为他们日复一日挥洒汗水、追逐梦想的训练和生活基地。同时，馆方坚定地履行着大型体育场馆“免费或低收费开放”的社会承诺。

根据馆方公布的详细列表，体育馆周一至周五全天候开放。篮球大厅白天低收费开放，每人次仅20元；室外网球场则直接免费。武术、散打等项目也仅象征性收费。于是，这里清晨有网球爱好者的挥拍，白日有篮球击地的回响，周末则可能正举办一场全市青少年的跆拳道比赛或老年人的太极拳展演。据统计，其室内外场地接待健身群众可达十余万人次。那些曾见证过巨星风采的座椅，如今安静地注视着市民们最寻常也最健康的日常。正常运营之下，体育馆仍然作为我

市重要的体育活动场地之一，持续带动着广大居民进行体育锻炼的积极性。

今天的大同市民还会因那独特的苏式壁画寻访至此，那座洁白、方正、略显斑驳的建筑，那几幅巨大的马赛克壁画，在历经近40年的风雨后，色彩依然鲜明，画中运动员的姿态依然充满张力与风采。它们与馆内传来的训练哨音、篮球撞击声融为一体，构成一种奇特的时空交响。

光阴流转之中，这座老体育馆依然能够与城市的脉搏一同律动。静默新生之下，它从昔日的荣光走向平凡的日常，将历史的辉煌，转化为滋养寻常生活的深厚土壤。它也完美地诠释了一座建筑最美的姿态——不是定格于过去，而是活在当下。

王东蕾

记忆地标里的温度

一个城市的地标性建筑，往往承载着这座城市文化记忆与精神归属。

红旗广场、邮电大楼、大同工人体育场这些具有代表性的地标性建筑，共同构成了大同近半个世纪的城市脊梁与情感中枢，见证并参与塑造了几代大同人的集体生命轨迹。红旗广场作为城市的“会客厅”，北有“小人民大会堂”的大同展览馆，南有高耸的邮电大楼。大同工人体育场1960年建成，是当时先进的公共体育建筑，包括本版介绍的大同体育馆，它们之所以被铭记是因为它们超越单体，形成了一个功能互补、情感互通的“城市记忆共同体”。当时的市民们会在红旗广场休闲、约会，再去邮电大楼与远方的亲人、朋友联络感情，周末会到工人体育场为喜欢的球队呐喊，从物质到精神，这些公共建筑满足了市民的所有需求，也见证了一代代大同人成长的生命轨迹。

它们的命运，也刻录着城市发展的年轮。红旗广场虽然已经消失在记忆里，但

展览馆通过惊人的平移技术，从“政治地标”变身“文化地标”，展现了城市在守护历史与迈向未来间的精巧平衡。邮电大楼的消逝代表着信息技术的迭代与变革，也标志着一个通信需要“奔赴特定地点”的慢时代彻底终结。工人体育场、老体育馆虽然仍在，但其承载的巅峰功能已逐渐淡出了城市的发展，它提醒着我们，城市的活力中心会转移，但那些承载过全民欢呼与汗水的城市地标，永远留有温度。

红旗广场、邮电大楼与工人体育场，他们记录了一座城市现代化的发展历程。它们或许已老去、改变甚至消失，但已内化为大同城市基因的一部分。当我们去回忆、去记录时，脑海里回响的是邮电大楼的悠悠钟声，眼前浮现的是红旗广场的喧闹烟火，以及工人体育场看台上的呐喊。在这个快速变迁的时代里，这些地标性建筑的故事也在提醒着我们，一座有温度的城市，既需要保护古老的庙宇与石窟，也同样需要珍视这些更近的、属于普通人的记忆坐标。

王东蕾

世说

任翔宇

面子·里子

文化对于一个城市、一个县区来说，是软实力，也是硬见证。中国不缺有文化的城市与县城，但是像大同以及像浑源这样具有浓郁多元文化融合的地方，其实细细算来，也没多少。江南的吴越文化，八闽的客家文化，广东的岭南文化，河南的中原文化等等，都是主打一个选题，“活化石”，我在这些地方的很多博物馆里有见到过这个词，从南音粤语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到园林营造、唐风宋韵的历史遗存，都在强调一个纯粹。

但是像大同以及像浑源这样具有浓郁多元文化融合的地方，则像一幅渐变图层的瑰丽画轴，你看的，你体会的，其实，是一个融合中的历史见证。

之前我挖掘过不少浑源的地域文化。这一次我们聊聊律吕神祠。

律吕起源可追溯至虞舜时期，《尚书·尧典》载舜命夔典乐时提及“六律五声”，汉代《汉书》记载黄帝命伶伦制十二律管听凤鸣定音，确立黄钟为基准音，历代沿用该体系规范乐制，成为古代礼乐制度的核心组成部分。但律吕神祠的祭祀对象是律吕神，则是从音乐体系中演化而来，把分阴阳用于调节节奏的特性引申出节气相关的含义。因为调节阴阳，以便让万物按照节气运行，所以律吕神也就成了民间信仰中行云布雨的神，当地的大爷甚至说他是龙王的顶头上司。律吕神在北魏泰初元年六月被提及，有自称律吕的神人告诉村民某日降雨，此后才建立庙供奉。

大同的律吕神祠，在浑源县神溪村，是元朝至清朝时期的古建筑遗存。其中元代的建筑构件至今仍在支撑着这座古建。减柱造、砖砌拱券、游牧文化与汉地文化的混搭风，老祖宗们在元代就玩起了“跨界联名”。正殿的壁画，水母娘娘穿布衣当农妇，身旁的丈夫还憨厚如邻家大叔，这哪是神仙，几百年前就树起了乡村振兴的代言人IP。

所以这座小小的神祠，可以把玩欣赏的地方，非常多。

神溪湿地盛夏荷花绽放的时候堪称“塞上江南”，但是律吕神祠则有点像文旅江湖里的“扫地僧”，隐秘而伟大。律吕神祠的壁画甚至颇有几分隐喻味道：上层是“天界”，下层是“人间”，而浑源的文旅，正在这“天与地”之间，走出自己的路，上层是“流量”（景点打卡），下层是“留量”（文化沉淀）。

如何让“流量”变成“留量”？

律吕神祠是浑源的悬空寺、圆觉寺塔、浑源文庙、大云寺、永安寺、泉毓美墓之外又一处国保单位，有着极强的独特文化属性。可以尝试讲好“混搭故事”，把元代游牧与汉地风格融合，寺庙与神溪湿地“塞外水乡”和谐共生混搭，让游客拼图一样拼出惊喜。可以尝试激活“非遗IP”，让水母娘娘的传说，递进为农耕文明的“情感密码”，以文创形式让文化“活”在游客手里。可以尝试打造“慢生活”，让律吕神祠成为乡村旅游的根与魂，玩一玩“沉浸式”体验，游客可以在神溪村住古民居，学做浑源凉粉，或去凤山书院抄经，联动周边凤鸣阁等文化资源，让游客“慢”出文化味。

律吕神祠的“扫地僧”样子，像极了浑源的文旅——不争不抢，却自有一份倔强。恒山的“人天北柱”，是浑源的脊梁；神溪湿地的“塞上水乡”，是浑源的眼波；而律吕神祠的“减柱造”，则是浑源的智慧体现。不争，是因为底气十足，但尝试改变，则可以让传统文化真正融入当代人的精神生活，实现“以文化人”的深层价值。律吕神祠也好，悬空寺、圆觉寺塔、浑源文庙、大云寺、永安寺也罢，不仅是浑源文旅的面子，也是大同县域文旅的里子，面子与里子，都是文化的种子，不仅要孕育、成长、灿烂、收获，也要飞播飘扬，以旅彰文。



关注大同文化公众号
看更多精彩内容



关注大同日报融媒视频号
看更多精彩内容



关注大同日报抖音号
看更多精彩内容

